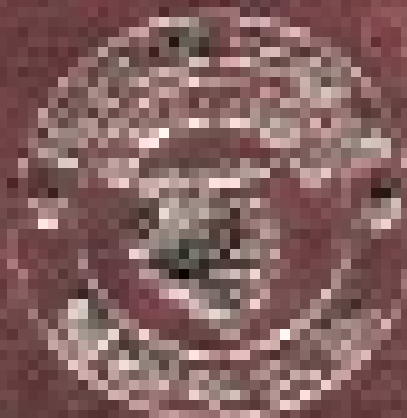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00107 BEIJING, CHINA
TEL: 64011000 FAX: 64011001
E-MAIL: ucps@ucp.edu.cn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00107 BEIJING, CHINA
TEL: 64011000 FAX: 64011001
E-MAIL: ucps@ucp.edu.cn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00107 BEIJING, CHINA
TEL: 64011000 FAX: 64011001
E-MAIL: ucps@ucp.edu.cn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

49

伊利狄斯
米瓦希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編譯委員會

發行者：林弘志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三民路二段居仁巷一弄卅八號

電話：952-5651・952-5652・952-5653

郵撥：五〇七〇五三張陳秀梅帳戶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文學獎必須頒給那些在文學領域中
創造出最傑出之理想主義作品者。

——亞佛烈·諾貝爾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9

伊利狄斯

ODYSSEUS ELYTIS

1979

米瓦希

CZESLAW MILOSZ

1980

目
錄

伊利狄斯

受獎演說

3

它是值得的

13

得獎人與作品

155

著作目錄

195

目 錄

米瓦希

歡迎詞

199

受獎演說(一)

205

受獎演說(二)

209

禁錮的心靈

225

得獎人與作品

461

著作目錄

481

伊利狄斯

一九七九年得獎

生：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希臘克里特島）

希臘

得獎理由

他的詩以希臘傳統為背景，用感覺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銳，描寫現代人為自由和創新而奮鬥。

受獎演說

不論我是否有權，我請諸位許我以光明與清澈之名發言，這兩種狀態規範了我生活的空間與我所能成就的，同時我也逐漸領悟，它們與表達自我的需要已在我身上融為一體。

把個人分派到的經驗與語言的優點轉化成藝術是件正確的好事，尤其是在需要把視力放寬到最佳程度的年頭裏。

我指的不是那種自然而共有能把事物鉅細靡遺地看遍的視力，而是能藉比喻捕捉事物本質的能力，並置其於一種純淨的狀態使其形而上的意義如啓示般的顯現。

我在此想到賽卡拉地克時期雕刻家們運用材料的方式，那正好是達到超越雕像本身的境界。我也想到拜占庭聖畫的畫家們成功地僅以純淨的顏色來啓示「神聖」的意念。

詩崇高的傾向在我看來，似乎一直也是同樣的一種深入與轉化的對真實的介入。不受其本身的限制，而竭盡所能的發展。的確，這種努力並非每次都獲推崇，也許是集體的精神障礙不允許其如此，也許更是因為實用主義不准人們如其所願地睜大眼睛。

美，光明，有時會被人們看作是不合時宜與微不足道東西，然而欲求接近天使形狀的

內在努力，在我看來，比造成各種魔鬼的作用不知要困難多少。

的確，這裏面有個謎，的確，這裏面有種神秘，但神秘並非祇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力的障眼法。

我們所指的美，甚至在光明大放中也能保持其神秘，祇有它能有這種感人的光彩。美是一條——也許是唯一的一條領向我們未知部分，超越自我的道路，這也是詩的另一定義：使我們能接近超越自我的藝術。

無數的祕景象使宇宙閃閃發光，也構成了一種未知語言的音節，而這種語言要求我們選詞造句，作成一種領我們到那最深奧的真理之門坎前的解語。

在最終的分析中，在那裏可找到真理呢？是在我們每日周遭所體驗的磨損與死亡中？或是在相信世界永恆與不朽的一廂情願裏？明智的是，我知道，避免贅言重複，那些在時光潮流中前仆後繼的天體學理論，早已把真理消耗殆盡並使其變得荒唐可笑了。它們互相角逐，各有其光榮，然後消逝。

但是本質仍留著，矗立不倒。

然後，詩即站上理性主義棄械的地方，繼續朝禁地向前推進；證明是它最不為磨損所挫敗。它盡職地捍衛使生命成為一件看得見的作品的水久據點。若少了它及它的警戒，這些據點就會在意識的黑暗中消失，就像海草在海洋深處變得模糊不清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得保持清澈，是為了要看清楚這一脈相傳、穿越歷代，而我們賴以立身於世的環結。

這些環結、這些連繫，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自海拉克里特以降到柏拉圖，自柏拉圖到耶穌，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傳到我們。它們睿智地叮嚀一成不變的真理：另一個世界包容在現世中，而現世的各種原素重組成另一個世界。昇華，這個在我們自然生活的真理之上的第二真理，是我們絕對有權得到的，祇有我們的無能會使我們配不上它。

以意識發揚與淨化於光明中，而其香味部位縮小、消失，留下的空白處——正如在物理定律中，被反方向的原素所填補這觀點看來，在那些健康的年代裏，美與善，而善又與太陽被看成是同一回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這個作用的結果依恃兩面，我指「這裏」與「超越」，海拉克里特不就談過相反張力間的和諧嗎？

阿波羅或維納斯，耶穌或童貞瑪利亞的人格化顯示我們把直覺實質化的需要，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朽的氣息藉此而滲入我們。鄙見以為，詩應超越所有教派的爭執，使我們得嗅這不朽的氣息。

我在此必得一提赫德林（註①）這位把奧林匹克山諸神與基督一視同仁的偉大詩人，他賦

註①：Höldelein 十九世紀前葉德國詩人，其作品對現代詩有極大影響。

於此種觀點的穩定性是無可估計的，而他揭示我們的視界更是寬闊無涯，甚至是駭人的。是這種視界激使他在那個如今淹沒我們的邪惡剛開始出現的年代裏寫到：「在一個貧瘠的年代裏，詩人有什麼用呢？」

對人類而言，不幸地，年代一直是貧瘠的，在另一方面詩卻從未疏忽過它的任務。就是這兩個事實從未間斷地伴著我們在塵世的命運，兩者互相制衡，它怎能不如此呢？因著太陽我們纔看得到夜與其他的星球。然而還是讓我們學古代智者的謹慎吧！如果超過其分量，太陽會變成「solar」。要使生命延續，我們得與象徵的太陽保持適當的距離，就像我們的星球與太陽一樣。昔日我們由於無知而未能做到，今日我們又由於知識的泛濫而未能遵守。我如此說並非想加入對我們技術文明管制的長陣線。一位跟我所來自的國土一樣古老的智者曾教我接受進化，並把進步「連皮帶核」地消化掉。

那麼，詩又會有什麼遭遇呢？它在同樣的社會中又代表什麼呢？這就是我有的答案：詩是使數字力量原形畢露的唯一地方。而諸位今年經由我個人來推崇一個小國的詩文的決定，揭示了把詩與純藝術這個唯一能與對價值作數量估計所造成的全能相抗衡的意念相繫的和諧關係。

在這裏談個人的境遇將是不合時宜的事，讚美我的家園更是不當，然而有時在檢視某種狀態中的事物時，卻有此必要，這就是我今天的情況。

親愛的朋友們，我命中註定要以一種祇有幾百萬人使用的語言來寫作，這種語言卻在二千五百多年的時日中從未中斷過，也極少有變化。這個時空間的異端顯然很驚人，也存在於我國的文化空間中。它的空間較小，但其時間的擴展度卻是了無限制。如果我在此提到它，那不是藉此引以為傲，而是想表現一個詩人想以沙乎，或品達所用過的相同的字彙來描述那些他最珍愛的事物，而這語言已不再有同樣的聽眾，且不再涵蓋所有文明的人類時，所遭遇的困難。

如果語言不過是一種溝通、交流的方式，困擾就不存在了，但有的時候它也得是一種魔術的工具，再者，在漫長的歷代中，語言已取得某種存在的形式，它變成一種崇高的語言，而這個存在的形式又有約束。同時，別忘了，在這二千五百年中的每一個世紀中，都有用希臘文寫的詩，這些素材總合了這項工具須負荷的重量。現代的希臘詩就確切地表現了這個意象。

醞釀這詩的大氣——我也許可如此說，像所有的大氣一般，表現了兩個極點，一個極點上立著戴奧尼西歐·梭羅摩（Dionysios Solomos）這位在馬拉梅還沒出現在歐洲文壇時就已成功地以最極至的精確與和諧，及其所產生的所有效果使純詩的意念成形：他把感情置於理性之下，使詞句高雅，運用所有語言工具的可能性朝奇蹟前進。在另一極點矗立著卡瓦菲斯（Cavafis），他與T. S. 艾略特並駕齊驅，清除所有浮而不完的形式，達到言簡意賅

與用詞精確的極限。

在這兩極間，多少接近兩者之一的，有我們其他的大詩人科士蒂斯·巴拉馬，安圭羅士·西科里阿奴士，尼科·卡占札奇士及喬治·賽費里斯。

這就是一幅追溯現代希臘詩史的速寫概要圖。

對我們這些曾追隨過的人來說，我們得把遺傳給我們的崇高教誨繼承下來，並使它適應於現代的感性。在技術的界限上，我們得找到一種句法，一面能溶匯希臘傳統的原素，另一面又能表達社會的需求與我們時代的心理。

換句話說，我們得捕捉住今日歐化希臘的現實並使它有價值，我不奢言成功，祇說是企圖及努力。要研究文學史，指向自有其重要性。

但是，當我們的時代的生活條件皆欲抹殺創作者時，創作又怎能自由地發展呢？而當各種語言的差距形成無法突破的障礙時，又怎能創造一個文化共同體呢？你我互相藉著一部翻譯後祇得原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作品而認識對方，尤其我們中那些欲延續梭羅摩的耕耘，盼望在詩中創奇蹟，在兩個字中，有恰到好處的音韻，而在恰到好處的地方，閃爍火花的人們更是受制於此。

不；我們保持沈默，無法溝通。

我們深以無共通的語言為苦，而這種缺憾的後果影響直至——我想我不是言過其實——

我們共同的祖國——歐洲的政治與社會現實中。

我們說——而且是每日都在印證——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混亂的環境中，而同時我們依賴以為生的物質又前所未見地以一種最系統化，甚至近乎軍事化，以無瑕可擊的控制分配著。這個矛盾自有其含意。當軀體的二肢中有一股萎縮，而另一肢畸形發展時，有一種值得讚揚的傾向激勵歐洲的人民作畢達哥拉斯式（註②）的團結，成一個有機體以克服我們文明的萎縮與畸形發展的不協調所造成的困難，我們的價值並不構成一種共同的語言。

對詩人而言——這也許看來是似是而非的反論，但這確是事實——他仍用得上的唯一共同語言是他的感覺。兩個個體相吸相觸的方式幾千年來就未曾改變過，再者，不同於那幾十個使我們的社會充滿血腥，使我們一無所有的理論與教條，它從未引起過爭端或衝突。

當我說到感覺時，我指的不是那些顯而易見的第一階層或第二階層的感覺，我指的是那些把我們帶到自我極限的感覺，與那些在我們的精神中形成的「感覺類比」。

因為所有的藝術皆藉類比而發言，一條線條，直的或彎曲的，一個聲音，尖銳或低沉，皆傳播某種視覺或聽覺的接觸。我們都依著生活或推理的得當與否而寫成或好或壞的詩。當寒波說：「太陽溶入海」時，荷馬詩中海的意象就完好無缺地傳到我們心中了，祇是寒波還

註②：Pythagocien，由西元前六世紀的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所創的靈魂轉世學說。